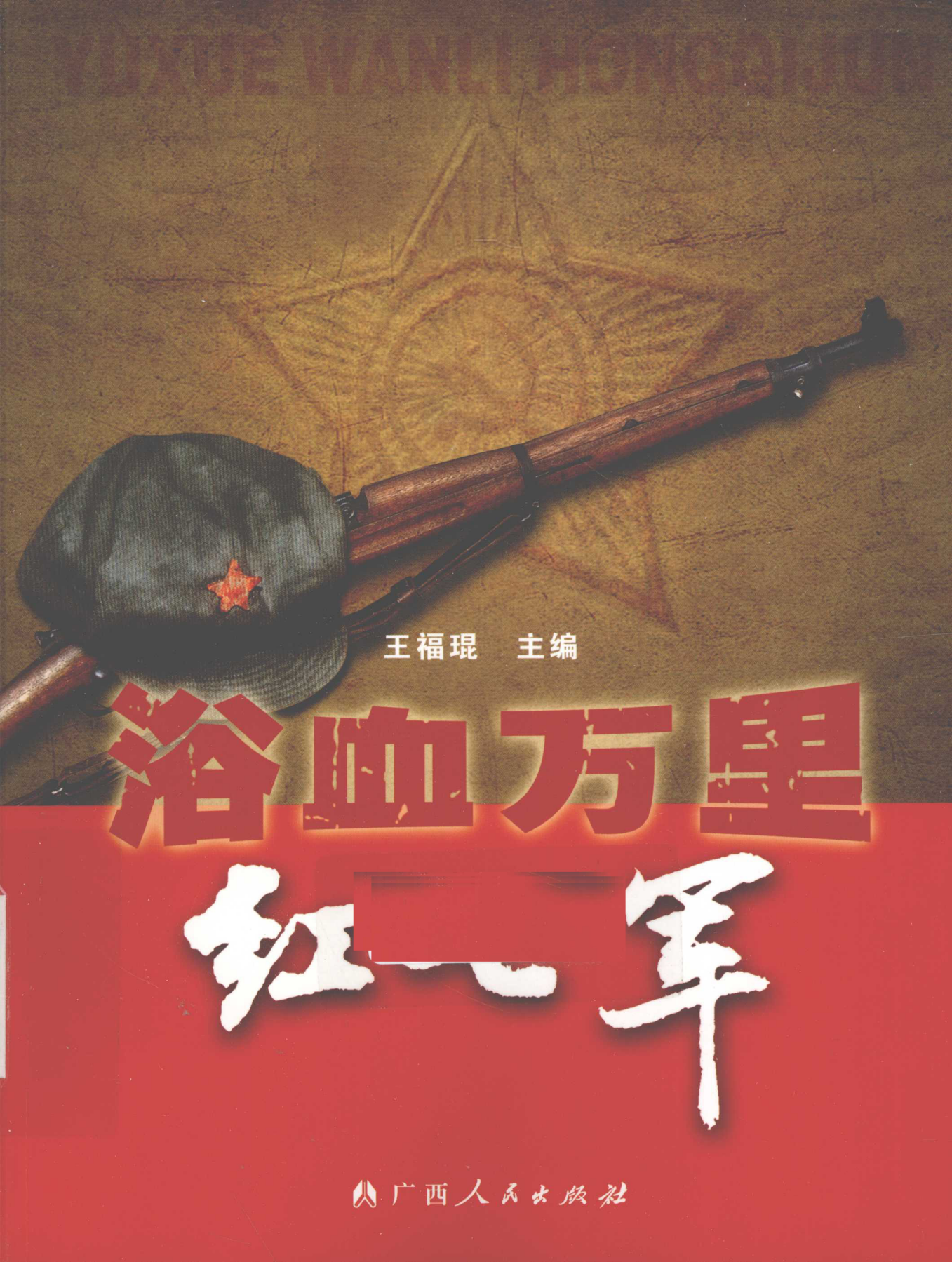




王福琨 主编

浴血万里 红一军

广西人民出版社

YUXUE WANLI
HONGQIJUN

浴血万里

红七军

王福琨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血万里红七军 / 王福琨 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19-07106-9

I. ①浴… II. ①王… III. ①红七军—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8142号

责任编辑 赵彦红 彭青梅

装帧设计  雅泰书装

浴血万里红七军

王福琨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 530028 <http://www.gxpsh.cn>)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86千字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07106-9/E·13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浴血万里红七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王福琨

副 主 任： 邓 群 韦秀康

编委会成员： 王福琨 邓 群 韦秀康 王熙兰 潘兆宏
向济萍 蒙汉明 李 艺 周敏琼

主 编： 王福琨

执行主编： 邓 群

副 主 编： 韦秀康 王熙兰

执 笔： 王熙兰

编写人员： 邓 群 韦秀康 王熙兰 向济萍 黄 莺
梁宝渭 张丽红 刘绍卫 刘 琳



目录

1 / 第一章	雾锁申城 惜别爱妻	四烈士血洒浦江畔 邓代表受命危难时
23 / 第二章	深谋远虑 伺机而动	邓代表策划党代会 张司令挥师左右江
45 /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调虎离山	邓代表主持核心会 张督办巧摆鸿门宴
65 / 第四章	有条不紊 调虎离山	邓小平部署百色起义 李明瑞指挥龙州平叛
96 / 第五章	指点迷津 欢声雷动	邓代表龙州权衡利弊 五万人百色高举义旗
125 / 第六章	边城暴动 右江失利	革命洪流席卷南疆 红军主力陷入困境
151 / 第七章	后院起火 前线告急	红七军痛失百色 红八军撤出龙州
181 / 第八章	风云突变 声东击西	红八军兵败龙州 邓小平化险为夷

208 / 第九章	苗岭结盟 红七军西进榕江 河池会师 总政委再创苏区
230 / 第十章	狭路相逢 老同学对阵长蛇岭 收复百色 红七军重返根据地
239 / 第十一章	内忧外患 南方局代表盲动冒进 战略转移 红七军主力河池整编
266 / 第十二章	三路夹攻 白崇禧欲捉邓小平 避强击弱 红七军弃攻桂林城
294 / 第十三章	全州大休整 邓小平再任前委书记 雪夜急行军 红七军连占两座空城
328 / 第十四章	进军湘粤 壮士血染梅花村 浴血万里 千秋功过自分明
361 / 代尾声	

雾锁申城 四烈士血洒浦江畔 惜别爱妻 邓代表受命危难时

特别行动小组贻误战机，四烈士血洒龙华。

周恩来说：“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张将军，不好了！”

“什么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要你暂时留下。”

来人神色惶惶地对张云逸说。

时值1929年8月24日。张云逸已订好去香港的船票，正收拾东西准备动身，驻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派来了一位联络员通报最新的紧急情况。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党内有重要领导人被捕后叛变，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和张际春五位同志在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会议时被租界巡捕逮捕，过两天可能要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云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天前，他与被捕的四人还在一起讨论工作，其中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还专门为他的工作去向而与之彻夜长谈。

张云逸永远无法忘却黄浦江畔那个不寻常的夜晚……

月明星稀，淡雾笼罩着黄浦江，笼罩着整个大上海。





浴血万里红七军

那是1929年8月的一个深夜。

朝江心望去——外国商船和租界巡捕们的小汽艇在来回游窜，不时地向浦江两岸发射出一束束刺眼的红光，似乎在向那些憨厚的中国人抖示带血的威风。

夜深人静，洋楼上的小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星星点点。

新闻路的一栋小楼仍残留着星星点点。微弱的灯光下，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白话低声交谈。

这种粤语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滩的人听起来，竟如同舶来西语而不知所云。

正是这种一般人难以听懂的南国方言，为他们所谈要事覆盖了一层神秘的铠甲。

“胜之兄，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有安排。”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

张云逸早年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曾用名张胜之，而杨殷当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书院。张云逸长杨殷一岁，所以杨殷总是称张云逸为“胜之兄”。

“孟揆（杨殷字），中央对我如何安排？……”张云逸问道。

“去广西。”

“去广西？为什么要去广西？”

“蒋桂冯阎在中原争战不休，桂系内部不少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床异梦，广西成了他们后院的一个空当，正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去处。”

“派我去广西，又得去碰老对手了。”张云逸若有所思。

“老对手，不打不相识嘛。”杨殷笑道。

张云逸苦笑着摇了摇头：“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了一竿子，整个海南岛早就就是我们的了。”

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了大亏，张云逸心里的确很不是滋味。

那是1927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不幸牺牲，杨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当时，张发奎只晓得自己的部下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却不知他是中共留在北伐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于是，急于驱逐桂系在琼势力的张发奎便派原籍海南文昌县的张云逸带八百人枪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张云逸则顺手牵羊，与杨殷和中共琼崖特委暗中商定，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动海南



秋收起义，一举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抢先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待张云逸的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肇所部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所乘坐的船尚在海上，闻讯后便立即返航转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孟揆，你知道我曾经栽在桂系手下，这一次去广西，棋逢老对手，能否打开局面，我心里没数。”张云逸说。

“吃一堑长一智嘛。”杨殷告诉他，“党中央需要你去会会老对手，这回将有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赴桂，你的任务是利用自己北伐军官的特殊身份，设法打进广西军界，到时候伺机行事。”

“我会尽力而为。”张云逸看着杨殷，脸上流露出几分担忧。

“你放心去，决不会像上次去海南，这次除了分头派去一批干部之外，中央还专门派去一位党代表，负责指导你们的工作。”

“党代表，他是谁？”

“现在是非常时期，按组织规定，我还不能告诉你。你去了以后，他会跟你联系的。”杨殷拍了拍张云逸的肩，“胜之兄，放心去吧。”

然而，张云逸怎么也想不到，时隔几天，给他布置这一重大任务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竟会落入敌人的魔掌。

中央特科联络员将这不幸的消息告知后，张云逸心里十分难受。

“怎么办？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联络员告诉张云逸：“恩来同志专为此事派我来，通知你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就是想商量营救办法。”

“好，我一定准时去参加。”

8月27日深夜，由周恩来、张云逸、陈赓等人组织、指挥的营救行动开始了。一切都井井有条，计划得天衣无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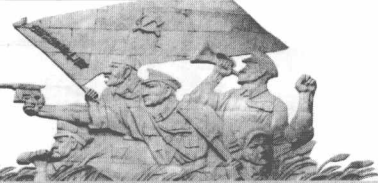
负责的特别行动队，已做好一切准备。他们将按计划于28日清晨趁外国巡捕将彭湃、杨殷等人转解龙华监狱时，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实施武装劫救。

然而，这次经周密策划的营救行动却因临时擦枪延误时间而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四位中共党的领导人走上了龙华刑场，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杀。

龙华在哀号，黄浦江染上了又一层血红。

周恩来松开了握紧许久的拳头，他操起笔，开始为龙华四烈士的不幸牺牲



浴血万里红七军

起草《告人民书》。

这时，化了装的张云逸秘密来请示工作。

周恩来把笔搁在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杨殷部长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生前对你的安排没有改变。今后，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尽快赶到广西去开展军事斗争，拉起一支队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周书记（周当时为中央军委书记），我决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杨部长的嘱托。”

“打进广西军界，伺机行事。”周恩来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会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不久，张云逸动身经香港到广州。他要进入广西军界，还得通过有影响的关系介绍。他在冥思苦想……

挥手之间，邓小平告别爱妻乘船南下。

年轻的中央秘书长成了派往广西的党代表。

中央财务处记录：邓小平同志领了一笔路费去四川。

当张云逸离开上海时，另一位重要的特殊人物也正准备启程。他们同一个目标——去广西。

这位重要的特殊人物就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说他重要，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往广西的党代表。

说他特殊，因为他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且还是一位结婚不久的新郎。

他的爱妻是年轻漂亮的张锡媛。

邓小平与张锡媛是三年前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那时张锡媛只有十九岁，邓小平也只有二十二岁。两人真正恋爱是1927年秋才开始的。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有一天惊喜地看到他的同学张锡媛从苏联回国，而且分配到他的秘书处报到。后来，党中央迁往上海，他俩又一同迁沪。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媛仍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川味馆喜结良缘。现在，邓小平重任在肩，他要走了，告别爱妻，乘上南下的轮船，取道香港前往广西。

码头上，这对年轻夫妇依依惜别，挥手之间，离情别绪，有如默默流动的黄浦江水……

“东西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介绍信和电报密码都藏在箱子的夹层里，不会被人发现。”

与邓小平同行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拍了拍那个结实的大皮箱。

几天后，他们抵达香港。在旅馆住下后，龚饮冰通过原有关系和联络暗号，很快与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军委接上了头。

“走，到凤凰台那边去，贺老板和聂先生偕同他们的夫人在等着我们呢。”龚饮冰告诉邓小平，他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已联系安排好，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谈谈广西方面的情况。

“我们化装一下，马上走。”邓小平一身西装革履，龚饮冰则一副水手模样。两人乘上一辆黄包车，很快来到了香港跑马地旁的凤凰台附近，跨进了中共南方局书记贺昌的住处。

贺昌和他的夫人黄定慧，还有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我们年轻的邓秘书长，表面上看，你是孤胆英雄去闯虎穴龙潭，而事实上，你的队伍不小呢。”聂荣臻笑着对邓小平说。

贺昌接过话茬：“俞作豫同志早就随他胞兄俞作柏和表兄李明瑞到了南宁，其他一些同志也已陆续上路入桂。”

“周恩来书记在上海就对我讲过：‘给你几十员大将，把广西搅个天翻地覆。’我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这小个子身上，我怎么也得在南天涂红一片。’你们说，我这身子会不会压扁？”

“哈哈哈哈哈……”几个人几乎同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贺昌、聂荣臻与邓小平交流了广东、广西两省的局势，谈了派去广西的我党军政干部情况。最后，邓小平告诉贺、聂二人：“在上海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中连连出现叛徒，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再三加强保密，确保赴桂同志的安全，临行时以党的纪律对我们约法三章，所以，我们的联络大都



浴血万里红七军

是单线，包括张云逸等主要干部也不能轻易直接与我接头。到广西后，中央规定我不再用小平这个名字，而叫邓斌，文武斌。”

“好样的，邓斌同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的中央秘书长，而是文武双全的邓代表。”贺昌拍了拍邓小平的胳膊，“这四川小伙子好结实，我看呀，千斤重担也压不垮！你不用操心，你在前头走，我后面就来。过一段时间，我也去一趟广西。”

当时党对广西有着一种特别的关注。

七十年前，太平天国曾在广西举起义旗，由此而驰骋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最后占领南京而设立“天京”。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曾于1922年溯西江、漓江而上桂林，在桂林独秀峰下设立了北伐大本营。

而今，共产党利用了另一种特别的天时地利。广西的军政要人历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陆荣廷还是马君武，也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他们都自成体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都足以跟蒋介石斗上几个回合。

由于桂系军队中北伐虎将李明瑞和俞作柏在政治附蒋倒桂成功，李宗仁、白崇禧出逃境外，俞、李被老蒋派回广西主政，而这两位杀回广西总揽一切的将军，葫芦里却装着另一种药。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能料到广西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人却是明察秋毫，静观风雨。

于是，共产党的数十名干部通过种种关系先后来到广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余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人，按照党给他们的指示，来到了广西。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据有关资料表明，邓小平是1929年8月5日从上海启程出发的。在海上坐了两天轮船才到达香港。

邓小平的赴桂之行，是上海的中共中央7月30日作出的决议。中央派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主要是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后来，人们从中共中央上海机关的财务档案中查到了这样一条有趣的记录：邓斌同志8月5日领了笔款去四川……

显然，这样的记录决不是当时疏忽弄错，而完全是为了保密。

邓小平在香港待了三天，便又买好内河船票上路了。

船在沙头角起航后溯西江而上，直驶梧州、南宁。

八月的西江正值汛期。尽管青绿夹岸，却是浊浪滔天。曲折的江面，每拐一个弯便又是另一番天地。真好似唐柳宗元在柳州所作诗云：“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乘风破浪，逆水而上。邓小平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心潮随着西江浪涛的起伏而起伏。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到达目的地南宁后，他将作为新任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贵客而受到特别的接待。

光昌汽灯修理店，黑暗中的光明。

“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一对亲表兄弟自有一番筹略：我等主桂，必先联共。

神秘的中共党代表即将到来，两位“香港小姐”上下奔忙。

南宁的夏夜，让人觉得格外闷热。

人热得坐立不安，蚊子热得到处飞蹿。最可爱的当属那些品种不同的飞蛾，它们在暗夜中不顾一切地直朝亮处扑去。

火电厂线路供给富贵人家的灯光因电压不足显得相当昏暗，煤油灯则如萤火虫忽明忽暗，唯有邕江畔的光昌汽灯修理店最有诱惑力。门前高挂着的两盏汽灯竟照亮了江畔的一大段滨江路，即便在对岸，也能看到倒映在水中那两道闪亮



浴血万里红七军

的被拉长变形了的光柱。

光昌汽灯修理店成了黑暗中光明之所在。

这店铺二楼上的木板房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

那位年轻且长得很清秀的汽灯修理师聂根则是特委机关常驻委员兼联络员。

他来了，是他——聂根。

他手里提着一盏汽灯，的确很亮。

可以看清他的面孔，脸上溢出喜悦，以前少有的喜悦。

沿着河堤，他走到海关附近，找到了一位叫丁克的军官。

连续几天来，他俩都是这样——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客人接上码头，又将他们一个个送到早已安排好的工作岗位。

半个多月来，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派出的二三十名军事干部到广西，就是由他俩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再介绍给广西军事首领——他的表兄李明瑞，最后分别安排到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大队中担任职务。

今夜，他们的秘密接头有着更重要的事要商量。

邕江水静静地流着，他俩默默地走在通往海关的滨江路上，许久没有说话。

“一朝天子一朝臣”，南宁明天谁来坐镇，广西明天又该姓什么？谁都难以预测历史的安排。

夜幕下的广西省会南宁，显得异常疲倦，异常光怪陆离。

表面看，在战乱频仍的华夏大地上，此乃是偷安之一隅，然而，只要稍有一些灵敏度，就可察觉到杀机四伏……

国民党桂系在广西搞过一阵“清党”之后，白色恐怖就像魔鬼的影子笼罩在八桂大地上。

“李明瑞、俞作柏在武汉反水附蒋，桂系第四集团军十四万大军全部崩溃了。”

“白崇禧出走香港，广西大部分地方成了土匪、乱兵的天下。”

广西没治了。

1929年春夏之间，一阵风刮来好消息：蒋介石派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主政，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特派员、第八路讨逆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师师长。

李明瑞搞垮了李、白、黄，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派他回到广西当了军事首脑，自然有着一片苦心。



然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没有充分估计到俞、李二人骨子里还有什么。

辛亥革命以来，广西人只真心实意地服从并支持过孙中山，却从来没有死心塌地跟随过蒋介石。

陆荣廷省长没有，马君武省长也没有，李宗仁、白崇禧从北伐后期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了，直至最后将蒋介石逼得下野……

而今，俞作柏、李明瑞虽然是老蒋任命回桂的最高军政首脑，但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跟蒋介石一条心。

“蒋介石不是个好人！”这当然不仅仅是当时广西人的结论。

俞作柏、李明瑞这一对亲表兄弟心里自有一番筹略，只要把广西的军政关系理顺，待局势一转，他们会让人大吃一惊。

后来，李明瑞发现，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在严密监控着他们在广西的一举一动。

广西的政权建制是省政府，李明瑞掌握的主要军队就是十五师，而老蒋派来的亲信郑介民，既委任为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又委以政府委员，为省府十名委员之一。

郑介民这位黄埔四期学生，凭着对校长的忠心，一直受到重用而成为军界的高级特务。把他放到百废待兴的广西，放到北伐虎将李明瑞的身旁，蒋介石可算煞费苦心了。

所以，俞、李回到南宁之前，早在武汉就已对他们的小老弟——共产党员俞作豫明确提出：北伐以来，看得出共产党里头人才济济，将来必成大事，我等要主桂，必先联共，否则，就无法承担起反蒋驱李、白的大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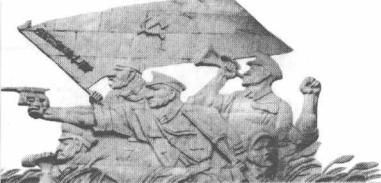
于是俞作豫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和广西特委，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俞、李的这种想法。中央抓住这一时机，毫不犹豫地派出了很强的力量以各种方式进入广西军政界。

中央代表邓小平就是这股强力的总领头。

他正溯江而上，马上就要到南宁邕江码头。

然而，邓小平的到来，除了俞作豫和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知道外，负责接头的光昌汽灯修理店师傅、特委委员聂根和军中联络员丁克都不清楚那位即将到来的神秘人物是谁。

“阿丁，最近上级派来的人很多，你我也不能经常出面，听说中央这回派来了一位年轻的领导人，我们的掩护工作必须做得更好些。”



浴血万里红七军

“你放心好了，以后让那两位‘香港小姐’多跑一跑，女的不引人怀疑，有好几次，我看见她们在省公安局和省政府大院自由进出，不但没人过问，卫兵还微笑着跟她们打招呼呢。”

聂根和丁克商定了下次接头联系的注意事项，与省府俞作柏、军方李明瑞的接触方法，以及中央代表到桂后的上下联络等等。

正如他们所说的，要让“香港小姐”多跑一跑。

两位“香港小姐”是广西省特委的女交通员，一位叫李少贞，一位叫陈慧清。之所以叫她们“香港小姐”，是因为她们赴邕前的确都是香港女工，李少贞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往香港当工人的，而陈慧清是广东省委负责人邓发的夫人，几个月前还是香港一家纱厂的挡车工。因为广西的工作划归广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重点转到了南宁这边，两位“香港小姐”也就被派了过来。

她们在粤港地区工作已有两年多时间，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无论是在宁静的公园还是在喧闹的大街，也无论是在拥挤的客轮上还是在南湖平静的小游船上，不管是单个行动还是两人结伴而行，在任何情况下，她俩都能随时随机应变，处变不惊。

党中央派出的代表乘坐的船就要到了，聂根、丁克和“香港小姐”李少贞、陈慧清都分头联络去了。他们要通知有关负责人准时去迎接，还要安排好住的地方。

不管他或她做了多少工作，但这一次，他们并不能直接去迎候中央代表。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只能这样——你只能见到你该见到的，只能知道那些该知道的。

至今，他们都不知道将要来临的中央代表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秘人物。

这位神秘人物就是邓小平，三年前用名邓希贤，现派到广西则化名为邓斌。

邓小平十六岁便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人同在中共旅欧支部。后来邓小平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革命军中做过军队政治工作，1927年至1929年他一直是武汉、上海中共中央的秘书长。

年仅二十五岁的邓小平，这时已是一位真正的职业革命家。

作为党中央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是政治军事一肩挑，他不仅要在广西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还要做广西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最后还要设法控制军队，直至发动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祖国南疆建立起一块红



色根据地。

陈慧清、李少贞这两位聪明伶俐的女交通员上下奔忙，已经通知了所有该通知的人。至于他们如何接头如何会晤，当然无须她俩再操心。

“我想好好看看中央代表究竟是什么模样。”李少贞说。

陈慧清笑了一笑：“据说是个英俊的归国留学生，会讲法语、英语和俄语，在上海租界，洋鬼子都怕他三分……”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见到他。”

“你知道，要是领导不安排与他直接联系，是不会允许我们见他的。”

“那就等着特委安排吧……”

中央特科人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稀客”。雷经天说：“邓斌同志一来，我们可就有了掌舵人了。”

邓小平说：“天赐良机，我们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末伏时节，热气熏蒸的邕江畔显得格外闷热难受。

走在海关码头的水泥石级上，只觉得热浪在脚下奔涌。

南宁真是太热了，热得简直想把人的整个肉体榨干。

专门来迎候的俞作豫、陈豪人、龚鹤村三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遮阴的地方，打着蒲扇眺望远处的江面。

这三位共产党干部，现在的公开身份都是广西军政当局的要人。

俞作豫，年近三十，早在北伐时即任李明瑞旅的一个团长，1927年从武汉回广西老家探母亲，在香港逗留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随朱锡昂回广西北流县组织农民武装运动，曾出任县委书记。1929年春他又返回武汉当团长，配合他表兄李明瑞倒戈反桂系成功，而后回到广西，担任新编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掌握着三个营一千多人枪，成为拱卫南宁的主要军事力量。

陈豪人，一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作为广东省委派来的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他已在俞作柏的省政府里当上了机要秘书的职务，成为我党安置在省府要害部门的重要情报员。

龚鹤村，跟俞作豫一样，也曾在李明瑞北伐军部队中任职，也参加过广州